抗美援朝文藝叢書

715
17

抗美援朝的故事

呂熾 著

新北書局印行

序

這本小書共收六個故事：前兩個故事篇幅較長，每篇約三四千字，雖然中間也有一些事實穿插在裏面，大致是想像的產物，寫得比較委婉曲折，近於短篇小說；後四個故事較短，每篇僅一二千字，因爲內容比較複雜，羣衆性的行動中人物也較多，所以體裁採取了報告文學。

前兩個故事，白衣戰士和基督教徒的新生，寫的是一個醫生和一個基督徒在抗美援朝這個偉大的、有歷史意義的運動中，思想鬥爭和發展的過程。後四個故事，如慰勞袋、祝捷會、生產戰線、關日杜布斯等，寫的是最近抗美援朝運動中許多動人的事例，如慰勞、祝捷會、生產支前、參軍等等，已經不是瑣碎事實的再現，材料雖是從各種報導中擷取來的，但它是基於對於現實之較深的了解和廣泛的認識，通過對於素材的批判，選擇了現實事件中最有意義的加以綜合、整

理、渲染、剪裁等組織過程而寫成的。這裏邊直接表現了中國人民當前的波瀾壯闊的抗美援朝運動的幾幅緊張的畫面，交織了人民的熱情和思想的提高，間接也從各種各樣的生活部門中透視了美帝侵略政策的發展過程及其必然失敗的歷史命運。

這本書與美帝的血債是姊妹編，同是筆名呂蘋的文壇宿將的作品。美帝的血債雖講的是過去的事情，也牽涉到最近的抗美援朝，特別是時事座談。這本小書雖講的是最近的抗美援朝，也穿插着美帝的各種罪行。希望看過這本書的，把美帝的血債也找來看。作者還允許替我們寫精采的章回小說，我們等着瞧吧。

一九五一年二月，趙景深。

目次

鬪日杜布班……一
白衣戰士……一五
基督教徒的新生……二四
慰問袋……三六
祝捷會……四五
生產戰線……五七

關日杜布班

光明中學高二下全班共有二十一個學生：十三個男的，八個女的。他們曾在抗美援朝運動中，經過許多次時事學習，聽過報告，參加過控訴，認清了美帝是當前我們的唯一死敵。他們宣過誓：『當祖國需要的時候，隨時準備貢獻自己的一切，響應祖國的號召。』因此，在人民政府發佈了招收青年學生和工人參加軍事幹部學校的指示以後，他們二十一個，個個都報了名。

第一個決定去報名的是青年團的小組長范保衡，他的家境清寒，由於團和政府給了人民助學金的幫助，使他得到莫大的鼓勵，所以他平時學習非常認眞，準備在國家將來的偉大建設事業中，爭取做一個優秀的工程師，來報答人民對他的培養。但從政府發出了這偉大的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喚以後，他再也不能安心學習了，狂熱地歌唱着：『站在光榮的崗位，爲祖國建設國防，鞏固和平力量，不許美帝再猖狂！』他興奮得整夜都睡不着。首先，他向團支部的書記表示了自己的志願，那支部書記說：『你的行動，團是歡迎的，但最好還得徵求一下家裏的同意。』於是他去請示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是一位小學教師，回答說：『你的光榮，也就是我的光榮，我有什麼不贊成的？你母親死得早，八年來，我以嚴父而兼慈母，把你養大。現在既然祖國需要你，我鼓勵你去。』這樣，他便完全決定了。

有的同學問他：『保衡，你不是說過將來想當一個機械工程師的嗎？』他說：『是的，我原來是這樣打算的。但是美帝不讓我好好學習，所以我決定去做一個堅強的國防幹部，準備和它拚個死活，把它澈底消滅，好讓我們的國家在安定的環境中順利地進行建設。』

范保衡不但自己決定報名投考軍事幹部學校，並且還推動了姜培元、段永年、孟士鈞等幾個同學也去報名。他向他們說：『我們都宣過誓，準備響應祖國的號召。今天，祖國已把這個神聖光榮的任務交給了我們，這是我們考驗自己的時候了。祖國的天空，祖國的海洋，祖國的山河，祖國的邊疆，都在伸出手來召喚着我們，我們爲什麼還不拿出決心來？』

當時，姜培元很堅定地說：『你的話正好句句打在我的心坎上，我決定和你一樣，接受祖國的召喚。』段永年也表示：『我完全同意你們的話。我的哥哥已經決定報名了，父親、母親都沒有阻止他，當然也不會阻止我。謝謝你們的鼓勵，我也決定和你們一同站到祖國的最前哨。』只有孟士鈞，起初心裏還存在着一些矛盾，他坦白地說：『我要響應祖國的召喚，却又丟不掉將來學醫的理想。我知道，這是

思想上背了包袱，還需要我來克服它。』經范保衡向他再三解釋：『沒有堅強的國防軍來捍衛祖國，使祖國不受侵略，你能够當一個自由幸福的醫生嗎？譬如我，原打算將來做一個機械工程師的，但現在只好把這念頭放棄了。今天，在我們唯一的死敵美帝沒有消滅以前，那裏談得到什麼個人的理想？我看你也用不着多考慮了。』由於這一番話，使孟士鈞充分地領悟到，個人的抱負和理想，必須與祖國的利益一致，於是昂起頭來，決定和他們一同去報名。

其實，像孟士鈞一樣思想上背着包袱的，在他們班裏，何止孟士鈞一個？那個以功課好出名的蔡守義，就經過了很長久的思想鬥爭的過程。他一開始就想去參加報名，但又留戀着過慣了的學校生活，遲遲不能決定。他自己說：『晚上上牀睡覺時，我打定主意要去，但到第二天起來，看見了自己手抄的筆記，看見了實驗室裏的儀器，我又

不想走了。可是，看到班上的同學們，尤其是女同學們，都踴躍地報了名，我又覺得自己太沒出息，十分慚愧。這樣翻來覆去，思想鬥爭得好苦呀！』但到最後，他終於想明白了：『我們今天的自由幸福的日子，是萬千先烈拋頭顱洒熱血換來的果實，難道烈士們就該犧牲，我們就該一輩子躲在學校裏享太平福？此刻祖國需要我，我却還在這裏徘徊猶豫，難道我們就該只顧自己，我們的後代就該去受我們留給他們的災難？』這樣想着，他才眞的打定了决心。

此外，也有因爲怕母親傷心、怕母親捨不得自己而有所顧慮的，但最後也終於克服了。一個女同學柳光潔向大家說：『我决定了，但又不敢向媽媽說；我在學校裏硬，到家裏就軟了。後來，好容易鼓足了最大的勇氣，才對媽媽說出口，當時她老人家的表情，又是焦急，又是苦痛，我簡直不敢抬頭望她。但是，當我硬着頭皮向她說明「保

衛祖國就是保衛千千萬萬的媽媽」時，她老人家却忽然擦擦眼淚，同意了。她說：「我們做母親的，也應該愛國家；你既然決定了，我也不能扯你的後腿。」……』柳光潔說到這裏，忍不住嗚咽起來，然後又說：『我想不到，自己竟這樣脆弱，媽媽倒反而這樣堅强；我的最後決定，其實還是受了她老人家的啓示呵！』

聽她說完，同學們都叫起來：『呵，好媽媽！眞是光榮的好媽媽！柳光潔，你還要哭什麼？』

與柳光潔的情況剛好相反的，是另一個女同學夏慧生，她是因爲自己捨不得家而遲疑的。她性情很溫柔，家裏也很富裕，父親、母親都很愛她，她也同樣愛她的父親、母親，還有弟弟、妹妹，家庭生活過得十分舒適美滿。就因爲她從小生長在這樣一個溫暖的環境裏，而且從來也沒有離開過，所以她心裏雖然也蘊結着愛國仇美的情緒，却

總提不起參加軍事幹部學校的熱忱。當同學們要求報名的熱潮在不斷地高漲的時候，她還在爲着捨不得家而猶豫着。但當她看了蔚藍色的道路和他們有祖國兩部影片後，却使她得到了很大的啓示，尤其是他們有祖國這一部，給她的感動更是非常的深。她覺得自己是個大姊姊，爲了使年幼的弟妹有一個幸福快樂的將來，爲了使孩子們不再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毒害和苦痛，同時也爲了父親和母親將來能度過和平安樂的晚年，她應該勇敢地走向保衛祖國的崗位。她想：『幸福的家庭，只能建築在幸福的土地上。中朝戰士們難道都是沒有家的？但他們爲了衛國保家，却正在冰天雪地裏浴血抵抗美帝的侵略。那麼，我有什麼理由一定要躲在家裏，陪着爸爸、媽媽呢？』她把自己思索的結果告訴了同學們，大家都歡喜得拍着手叫起來：『好呵，夏慧生也決定去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是的，夏慧生自己確是完全決定了，但還有一個難題，就是怕家裏不准她去。她左思右想地想了半天，才想出了一個辦法。匆匆忙忙地走回家，一進門，就對她的父親說：『爸爸，有一件事要報告您：軍事幹部學校招考，我已經報名參加了。您如不允許我，就只好偷跑出去。』一邊說着，一邊偷看她父親的臉色。那知夏老先生絲毫沒有驚愕的表情，只很嚴肅地回答：『那也用不着如此！我親眼看見過美帝的無數罪行，我也知道美帝的瘋狂侵略，正在威脅着祖國的安全。現在你要獻身國防，這是一條光榮的道路，我應該歡送你去，爲什麼要偷跑？』這時她的母親也過來了，一聽老頭子已經答應，便責問道：『你隨隨便便地答應孩子出去，放心得了嗎？』夏老先生說：『我愛我的孩子，毛主席更愛我們的孩子！』夏老太太着急起來：『你捨得她去，我可捨不得她。』夏老先生就說：『祖國的溫暖，比

家庭更溫暖，有什麼捨不得的？』夏老太太更着急了：『你老糊塗了！這是男孩子的事情，要女孩子去做什麼？』但夏老先生却說：『我一點都不糊塗，現在男女是一樣的，衛國保家不分男女。』說到這裏，他又把臉轉過來，對着女兒說：『但我有一句話告訴你：「你若是爲了祖國，你就去；要是爲了同學大家都報了名，不好意思不去，就乾脆作罷！愛國的行動，必須從愛國的思想出發，不是鬧着玩的！」』這一番話，使夏慧生聽了感動萬分，於是她就把自己思想鬥爭的過程，全部坦白地說了出來。這樣，她的志願不但完全得到了夏老先生的支持，連她的母親也不再阻攔她了。

比夏慧生的母親更難說服的是楊達增的母親——她是在楊達增寫信回去報告她以後，懷着無限的慈愛和恐懼，特地從鄉下趕到學校裏來的。她太緊張了，所以一見着她的愛子，便忍不住一把眼淚一把鼻

涕地痛哭起來。她以充滿慈愛的口吻告訴大家：自己怎樣獨身一人，辛辛苦苦的把楊達增養大，正像捧珠子一般，把他捧到今年十九歲這樣大。『現在他却要離開我出去打仗，我怎麼忍心讓他去冒那砲火的危險呢？』大家告訴她：『這不是去打仗，這是到軍事幹部學校去學習一種專門技術，準備做一個國防建設的技術人員。』她不相信，只說：『出外去太苦了，我担心他吃不了苦！』大家又拿參加暑期活動的事情比方給她聽，說那時在外面一個多月，工作雖然忙得很，但是大家反而吃得胖胖地回來。她也仍然是不相信，只很固執地說：『你們吃得胖，但我怎麼能放得下心？』最後還是楊達增自己哭着向她伸訴：『媽媽，您不記得我祖父是怎樣被地主逼死的嗎？假使讓美帝侵略過來，國民黨反動派又要跟着來了，我們家裏不是又要過那樣悽慘的日子了嗎？媽媽，您不記得舅父、舅母他們，是怎樣被日本鬼

子炸得家破人亡的嗎？但如今美帝又在扶植日本，而且一批批地放掉了日本戰犯，放掉了我們的仇人！媽媽，您要知道，都是這萬惡的美帝，它不許我們平安過好日子，不讓我們千千萬萬的母子們團聚！如果沒有強大的國防力量來抵抗美帝的侵略，那麼，您所希望的天倫之樂的生活，也是靠不住的！何況我現在去考軍校，不過去學習一門有關國防的技術，您爲什麼又一定要阻止我呢？』楊達增說到這裏，他的母親像受了劇烈的感動，半晌也不做聲。接着同學們唱起下面這樣的歌來：

『再見吧，親愛的媽媽，請你吻別你的兒子吧！
再見吧，媽媽別難過，別悲傷，祝福我一路平安吧！』

她聽了以後，忽然想通了，便不再哭泣，只含着淚向楊達增說：『那麼，你去吧，希望你爲國珍重！我會保重自己的身體，等着你勝利回

來。』說着，她終於解除了她的心理上的重担，和她的愛子分別了。

這時，他們班裏決定報名參加的同學，已經超過了一大半。看到這樣動人的一幕以後，許多同學原來沒有下決心的，也紛紛丟掉了思想包袱，毅然地加入報名的行列了。舒永康導師激動得滿眶都是熱淚。他說：『兩年以來，我和你們朝夕相對，要是在平時，走了一個我都捨不得，然而今日是祖國在號召你們，即使你們都走了，我也捨得了的！』他的激情的言辭，感動了好些同學，結果他們全班二十一個，眞的一齊都報了名。

二十一個人，每個人心裏都洋溢着對祖國的熱愛；二十一顆心，在祖國的感召之下，匯成了一股歡喜的熱力。蔡守義說：『我希望不久能在祖國的領海裏，隨時警戒着敵人。』范保衡說：『我願做一隻「毛澤東之鷹」，在祖國的空中自由飛翔，把胆敢來侵略我們的敵機

一齊擊落。』楊達增說：『我要駕駛着六十噸重的坦克，守住祖國的邊防，保衛我們的母親，保衛我們的理想。』然後，他們一致同意拿蘇聯衛國英雄鬪目杜布的名字，當作他們的班名。

爆竹響起來了，鑼鼓沸沸騰騰地敲打着，少年隊員們秧歌扭得特別有勁，興高采烈地扭到「鬪目杜布班」的教室裏來了。他們一邊唱着快板，一邊把大紅喜條像春聯似的黏在班上，大家的心裏都充滿着春天似的愉快感情。那唱的快板是：

『一二三，三二一，
高二下全班報了名，
人數總共二十一。
我們今天來道喜，
預祝你們都錄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